

最最难忘

zuizuanwang

## 味蕾的记忆——酱豆子

□ 平书完



记忆深处,总有一缕带着柴火香的气息,穿透岁月的迷雾,将时光重新拉回鲁西南的农家小院。故乡酱豆子的味道是镌刻在味蕾上的永恒印记,它藏着母亲的温柔,裹着故乡的烟火,更串联起了岁月中无数个温暖的瞬间。

酱豆子是鲁西南农村流行的一种小吃,也是物资匮乏年代餐桌上的下饭主打菜,具有一种芳香浓郁的特殊味道。这种味道是人与微生物携手的成果,而这种手法则被称作“发酵”。做酱豆子一般就地取材,做法简单,但需要把握好发酵环境和温度,必须有经验才能够做好。

记得小时候母亲总说,做酱豆子要等老天爷赏脸。初冬季节某个晴好天气的上午,母亲将晒得发亮的黄豆倒进铁锅,清水漫过豆子的刹那间,仿佛听见时光汨汨流动的声音。柴火在灶膛里跳跃,映得母亲的脸庞忽明忽暗。她守在灶台前,不时掀开锅盖搅动,水蒸气模糊了鬓角的白发。当黄豆变得绵软,母亲才用粗布仔细地滤干水分,将它们小心翼翼地裹进新缝的棉布袋,埋进尚有余温的柴火里。等待发酵的日子,也成了我童年最神秘的期盼。我常蹲在灶台边,盯着那鼓起的布袋发呆,想象里面正在上演的奇妙魔法。母亲说这是与时间的约定,急不得。某个清晨,母亲忽然停下手中的活计,眼神里闪过欣喜:“该出锅了。”布袋解开的瞬间,浓浓的发酵气息扑面而来。年幼的我被熏得直捂鼻子,母亲却像捧着珍宝似的仔细查看,并用木勺挑起一把豆子,见银丝般

的菌丝缠绕,才满意地笑着说:“成了!”

晾晒后的酱豆子与切碎的白菜、辣萝卜在陶缸里“相遇”,再撒上粗盐、姜片,就开始了漫长的融合。母亲总会在缸口蒙上蓝印花布,用竹签扎紧,仿佛封存一个关于味道的秘密。半个月后,当母亲掀开缸盖的那一刻,浓郁的酱香顿时弥漫整个院子。母亲盛了满满一大碗,小心地滴上几滴香油,然后用筷子搅拌均匀后,夹起来放进我的嘴里,咸香中带有醇厚的发酵味儿,真是越嚼越香。

初中住校的日子,酱豆子成了我最温暖的慰藉。每个周日傍晚,母亲都会把酱豆子装满玻璃瓶,用蜡油封住瓶口。清晨的教室里,掀开瓶盖的瞬间,熟悉的香气总会引来同学们羡慕的目光。我们围

坐在宿舍的铁架床边,就着馒头分享酱豆子,苦涩的住校生活也变得有滋有味。记得某个寒冬,我发烧卧床,同宿舍的李合群将他仅存的半瓶酱豆子推给我:“吃点咸的,出汗就好了。”那带着体温的玻璃瓶,盛的不仅是酱豆子,更是年少时光里最珍贵的情谊。

考上县城高中后,回家的路变得漫长,每两个星期的周末成了最奢侈的期待。当我推开家门的瞬间,总能看见母亲系着褪色的蓝围裙,在灶台前翻炒酱豆子。铁锅与铲子碰撞出欢快的节奏,腊肉的油花溅进酱豆子里,发出滋滋的声响。母亲总说:“学校的饭菜哪比得上家里的养人!”看着我狼吞虎咽的样子,母亲坐在一旁用围裙擦着手,眼神里盛满笑意,偶尔伸手替我擦掉

嘴角的酱汁。那一刻,所有的思念与疲惫,都在这温暖的香气中消散。

从县城中学到省城大学,再到定居都市,我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奔忙,日子被切割成忙碌的碎片,返乡的次数屈指可数。去年春节假期,我到大舅家拜年,刚进院子,一股熟悉的香气便勾住了脚步。我循着香味走进厨房,只见舅妈正在翻炒腊肉酱豆,铁锅里的豆子裹着油光,腾起的热气中满是童年的记忆。我迫不及待地尝了一口,熟悉的味道瞬间击溃了所有的伪装,喉咙发紧说不出话来。舅妈笑着说:“你娘才是做酱豆子的行家,俺这手艺还是跟她学的哩!”母亲站在一旁,眼角笑出细密的皱纹:“俺家这孩子,走到哪儿都忘不了这口啊!”

返程那天,母亲悄悄往我的车后备箱塞满了土特产。回到家后,打开车后备箱,贴着红纸条的两瓶酱豆子映入眼帘,纸条上歪歪扭扭地写着“给娃的”。我拨通了母亲的电话,她的声音带着笑意说:“这是跟你舅妈要的酱豆子,让你尝尝鲜。以后再想吃的时候跟娘说,娘给你做!”正月十五刚过,母亲突然出现在我家门口,手里提着用旧棉袄裹着的塑料袋,打开一看是新鲜的酱豆子,还带着余温。那一刻,我所有的思念与牵挂都化作了夺眶而出的泪水。

如今,超市里琳琅满目的酱菜难以勾起我的食欲,而那坛带着柴火味的酱豆子,早已超越了食物本身的意义,成为我心中永不熄灭的灯火,照亮着回家的路。

长河浪花  
changhelanghua

## “八·一”随笔

□ 薛文建

军民共建 为祖国经济建设出力出汗  
世界维和 踏遍世界何惧天高路险  
在硝烟战火中壮大  
在时代发展中磨练  
从小米加步枪的配制  
到高科技现代化武器的装备  
人民军队不断适应对敌斗争的需要  
日益成为守护祖国安全的盾牌利剑  
这是我们最值得信赖  
最感自豪的力量  
可下海深潜 可上飞九天  
可远海巡航每一片国土  
可东风速递每一城空间  
时刻待命  
听党指挥 召之即来之能战  
人民军队早已铠甲凛凛 神器在手  
秉一颗忠诚于党和人民的心  
出兵朝鲜 力挫世界劲敌为国立威  
反击越南 闪击梁山小丑护我尊严

## 访尧舜牡丹园有感

□ 莫量辉

曾经绝色动京华,  
产业如今正奋发。

曹

风

乐在荷尖

徐淑荣 摄



人间真情

renjianzhenqing

## 我为母亲修指甲

□ 李志联

母亲年事已高,手脚不便。每隔一段时间为母亲修剪手指甲和脚趾甲是我人生必修课。

年轻时,母亲的右手食指受过伤,每到冬天就裂出一道血口子。做饭洗衣时母亲就用一片塑料纸缠住食指,再用细线系一下。到了古稀之年,这枚食指指甲竟然莫名脱落了,长出来的新指甲比原来的小了一圈,看起来更薄,颜色也浅,像涅槃重生一样。母亲的左脚第二趾也很奇怪,总是紧紧地靠着大拇指,且压住半截大拇指。每次修剪母亲的脚趾甲,我都会格外关照这个外形特别的“苦孩子”,仔细地观察,轻轻地抚摸,选好修剪的角度,放慢修剪的节奏,确保这个不合群的“苦孩子”不闹别扭。

母亲一直是乡亲们眼中出了名的老实、隐忍,不声不响,默默劳作,一如

她受伤的右手食指和变形的左脚第二趾。

母亲的苦与痛,首先来自封建家长作风严重的奶奶的管控。奶奶身高面阔,又白又胖,说话高腔大嗓,喜欢盖人头。有时,母亲急了,却也不敢反驳,等奶奶刚刚转过身,母亲就伸出受伤的右手食指,在奶奶背后狠狠地指点两下,算是出了气。

最让母亲挂念的,其实还是父亲。一个不识字的普通农村姑娘,嫁给一个粗上富农出身、有初中文化且高大魁梧的社办教师,本是一桩幸事。可惜,幸福总是很短暂。因为,性格豪爽的父亲做了没几年社办教师就不干了,跟着所谓的朋友到外面跑销售。但父亲诚恳有余,精明不足,经常是入不敷出。

父亲长年不在家,家里的近10亩耕

地自然落在了母亲身上。从田里干活回来,母亲常常顾不上洗脸,就带着汗水钻进厨房做饭。灶膛的火苗随着风箱的响声忽明忽暗,照得母亲满脸通红。有时她也对着灶膛出神,直到我们的喊声把她拉回现实。

除了繁重的农活,还要洗衣做饭,照顾老人和孩子,母亲的辛苦可想而知。我常想,母亲变形的指甲和趾甲应该是那段艰难岁月的馈赠吧。

后来,父亲终于安下心来,与伯父等人合伙做木板加工生意。其间,老宅翻盖了厨房,新建了东屋和高阔的庭院大门,哥哥和我也先后考上大学、毕业工作、结婚生子。母亲的心结终于化开了,生活再次让她露出了幸福的笑容。母亲粗糙干裂的手掌一天天柔软起来,渐渐恢复了温润的模样。

一边为母亲修剪手指甲或脚趾甲,一边聊天,是我人生中非常惬意的美好时光,就像菜农在早晨或黄昏修整打理自家的菜园一样,轻松舒适,成就满满。我能感觉出来,母亲很享受我为她修剪指甲的过程。我也有意放慢修剪速度,剪完再用指甲剪的砂锉面细心地打磨一遍,使修剪过的指甲圆润如初。

小时候没有现在功能齐全的指甲剪,母亲用家里将近1尺长的裁剪衣服用的大铁剪子给我们剪指甲,剪完之后我有好几天都不舒服,因为剪过的指甲断面异常粗砺,像蒺藜一样扎人,往身上挠痒痒时很难受。

人生就像一个圆,转了一大圈,轮到我为母亲修剪指甲了。凝望着捧在手中的母亲的手和脚,我多么希望能为母亲多修几回指甲啊,就这样一直修下去。

百味人生

baiweirensheng

## 煎饼摊上的人生剧本

□ 马海霞

秦老师与妻子在小区门口经营着一个煎饼摊。记得他刚开始摆摊时,我路过总有些局促,但他总会热情地招呼我,就像当年在教室里,见我低头不语,偏要点名让我回答问题一样。

秦老师曾是我高中时的数学老师,他的课堂总是充满欢声笑语。那些抽象的公式定理,经他讲解都变得生动有趣。我们班的数学成绩一直在年级名列前茅。后来因为妻子觉得教师收入微薄,他便辞职跟着妻子一起经商。

秦老师的妻子是个闲不住的人。从工厂下岗后,她卖过服装,开过超市,还承包过客运线路。50岁那年,她决定放手一搏,拿出全部积蓄创办了一家贸易公司。然而商场风云变幻,几年光景,不仅没赚到钱,反而欠下不少债务。

如今,老两口在小区门口卖起了煎

饼。不少老同事见到秦老师现在的境况都唏嘘不已,说要是当时他继续教书,现在也该评上高级教师了。我也时常想,以他的教学水平,若是留在讲台上,现在该有多好的发展!

有一天清晨,我去买煎饼时,碰巧遇见秦老师师范时的同窗来访。那位同学惋惜地说:“你要是在学校,现在至少也是个教研组长了。”

秦老师边摊着煎饼边笑道:“我现在过得也挺好,每天都很充实。”

同学又问他有没有兴趣去民办学校代课,可以帮忙介绍。秦老师婉言谢绝了,说现在这样就很好。

等同学走后,我忍不住问:“老师,您真的不考虑重返讲台吗?”秦老师擦了擦手说:“你师母一个人忙不过来,而且现在街坊邻居的孩子常来问我题,要是去上

班,他们就找不到我了。”

“可这些都是义务帮忙啊。”

秦老师正色道:“孩子们愿意来问,我能帮上忙,这些知识就没白学。邻里之间,帮点小忙谈什么义务不义务。”

这时秦老师的妻子插话道:“这老头子就是偏!以前的同事现在都混得不错,就在街边摆摊,他偏要证明给别人看——不当老师也能发光发热。”

秦老师连忙解释:“这和证明没什么关系,就是做点力所能及的事。能把学到的知识传授给需要的人,我这辈子就没白活。”

说起有人对他卖煎饼的看法,他淡淡道:“每个人对成功的定义不同,我觉得开心就够了。人生就像演戏,分到什么角色就认真演好,最怕总是盯着别人的戏份,这样永远找不到自己的快乐。”

秦老师的妻子笑着补充:“这老头子

最会自我安慰了。公司倒闭那会儿,我整夜睡不着觉,后悔不该冒险创业,更不该让他辞职。他却说,这些年我们依法纳税,解决就业,从不拖欠工资贷款,这些就是我们的收获。市场行情不是我们能控制的,何必为难自己。”

趁着妻子去拿食材的空档,秦老师低声对我说:“其实你师母这些年这么拼,都是为了这个家。既然当初我支持她的决定,现在就该一起面对。公司倒闭后,她一直很自责,我得多开导她。说着说着,自己也真想通了。”

都说劝人容易劝己难,秦老师却用劝别人的话疗愈了自己。面对生活的转折,他以“既来之则安之”的智慧,走出了独特的人生轨迹。这是秦老师在数学课之外,给我上的一堂生动的人生课。

心香一瓣

xinxiangyibian

## 假期“书搭子”

□ 梦如烟

假日午后,我沏杯热茶,悠闲地坐在阳台上慢品书香。

9岁的女儿做完作业,看我在读书,也拿了本童书《天工开物》依偎过来。“妈妈,我陪你读书吧!”“好的,我们做个‘书搭子’,共沐‘书香’。”我愉悦地答:“‘书搭子’是什么,‘书香’又怎讲?”女儿天真地问:“‘书搭子’就是读书的伴,‘书香’指墨香,另指书香气。古人常说‘腹有诗书气自华’,书读得多了,才华满腹,也就成了有书香气的人。”女儿似懂非懂地表示:“我也要读好多书,做一个有书香气的人。”

女儿瞅了一眼我的书,看到标题《奶奶的金莲》,便好奇地摇着我的胳膊问:“妈妈,金莲是什么?给我讲讲你的书吧!”我抬起头,慈爱地看着女儿娇嗔的模样,开始为她普及旧时的封建习俗:“金莲,也叫三寸金莲,是指小脚一双。古时候女孩子六七岁时就开始裹脚了。母亲会先将女孩子的脚

浸泡在由各种药草制成的混合液里,然后将脚趾扳倒,压在脚掌下,只留着大拇指可以自由活动,接着用长长的布带,将脚和脚踝全部包起来,缠结实,并要求来回走动……‘小脚一双,眼泪一缸’就是三寸金莲的真实写照。”“裹脚这么遭罪,可她们母亲为什么还要那样做?”女儿不解地问:“这都是旧社会封建礼教对女孩身心健康的摧残。那时女孩出嫁时,不看人先看脚,父母也是迫不得已,为了让女儿有双好看的小脚……”听完我的讲述,女儿悲愤地感叹着:“当时的小脚女人真可怜。”看着女儿郁闷的样子,我赫然发现:通过读书也能培养孩子的理解力、同情心,还有善良的本性。

为了安慰女儿,我看了一眼她放在桌上的书,关切地问:“这本书好看吗?你读得懂吗?”一提到她的书,女儿瞬间这个“书搭子”相伴而读,我觉得生活是如此充实而幸福。



小小说

xiaoxiaoshuo

## 还 债

□ 周德富

狮城环城路边半山腰上一幢歪斜废弃的小板壁屋。

“哎,芳芳……”她从脏腑中迸出一缕微弱而颤抖的声音。十几年来,这个矮小、消瘦、干巴的老妪一直无偿使用着这幢年久失修的小板壁屋。

“芳芳……芳……芳……”她竭尽全力,却有气无力。

“吱嘎——”门推开了,夕阳的余晖照射进屋内。一个身材矮小、容颜憔悴的姑娘手提一根扒拉垃圾的铁棍,背着一篓垃圾堆里捡来的矿泉水瓶、易拉罐走了进来,立即奔到老妪床前,单腿跪下,叫一声“娘”,眼泪刷刷流了下来。

“芳芳……你,你总算……总算回来了!”

“娘!”芳芳泪如雨下。

一条枯槁松弛的胳膊无力地从脏兮兮的棉被里伸出来,死死拽住盖在胸前的被角。

“撕!撕!”老妪像是恩怨,又像是命令。

芳芳战战兢兢去撕那被角,但太结实了撕不动。老妪喉咙里梦魇般地嘟囔着:“3年前……我向郑奇……借过7万块钱……至今没……”油尽灯灭,老妪走完了她的人生之路,可一双翻着白眼仁的眼睛仍大大地睁着,青筋暴露的双手依然死死抠住被角。

芳芳“哇”地号啕大哭起“干娘”来。十几年前,老妪把她捡了回来,二人相依为命。清冷煞白的月光从破窗户照射进来,屋外的风也跟着呜咽……

郑奇一面说一面点燃那张借据,饱经风霜的老脸热泪纵横……

干娘的丧事办完,郑奇带着两个小伙子走了,只字不提丧葬费用之事,只是讷讷地不断重复叨念这句话:“是他男人把我从塌方煤窑里推出来的!是他男人把我从塌方煤窑里推出来的……”

头七刚过,芳芳又给郑奇打电话。她把干娘藏在被子里的钞票全部取出,一叠一叠整齐齐地码好,总共六万六千五百元,还差三千五百元才够七万元。芳芳把钱堆放在床上,用自己的小被子盖着。这回,她拿定主意,不管郑奇怎么谦让,也一定要把钱带走……所欠三千五百元打欠条给他,保证到年关帮干娘一个儿子不差地把债还上……